



# 雨天的信

謝冰瑩

近來老天好像綠黛玉似的老是哭喪着臉，垂下淚絲，使人心裡感到，又難過，又煩悶。我本來是個喜歡雨的人；但我愛的不是這種天色陰沉，若斷若續的毛毛雨，而是痛痛快快的傾盆大雨；這種雨表現一種偉大的魄力，和豪爽的性格。一陣大雨過後，馬上又出太陽，所謂「雨過天青」的境界，我相信沒人喜歡。

整天坐在房子裡，要不是接電話，簡直懶得下地。「媽，天氣這麼冷，我又快考試了，今晚不要去看鼻子吧。」真想不到母女兩人都患鼻炎，每次看病回來，總要難過很久，孩子說是我遺傳給她的，我不承認；特地去問許大夫，他說：「可能是體質遺傳的關係」。我只好搖一搖頭，啞口無言。

悶在屋子裡，惟一的安慰，是盼望有朋友來聊天，或者「咚」的一聲響，綠衣使者給我送信來。不錯，今天連賀年片在內，我一共收到二十三封信，還有三份雜誌。

一封封地拆開，賀年片裡而有朋友的，有讀者的，有些讀者連地址也不寫，使我無從回禮，心中又難過又着急；還有些寄自海外的，多半是把「恭祝聖誕」寫在前面，令我啼笑皆非，因為我是個佛教徒

，素來不過聖誕的；可是有許多好看的卡片，我都把它保存起來，做了一件美術品去欣賞，從這裡，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我們佛教裡面的藝術家，不設計一些世尊成佛一類的賀年片，讓佛教信徒去購買呢？

在一封寄自馬尼拉寶藏寺的信裡，我發現了三件寶貝，一時歡喜若狂！我感謝中菲兩國的綠衣使者，他們從那遙遠的異國，把溫暖的友情帶給我；尤其難得的是一片菩提葉！

這不是一片普通的菩提樹葉，而是兩千多年前，佛教的始祖釋迦牟尼在這棵樹下成道的，我怎麼有這樣的好福氣能得着它呢？請看下面這封信：

「水登居士文席：

久未函候，歉甚。此次世界佛教聯誼大會於尼泊爾舉行，我曾隨代表團參觀聖跡，近日始返眠埠，玆夾上小象一隻，佛像菩提葉各一。(菩提葉，是昔世尊坐菩提樹下成等正覺的那一株)，請查收存念，拙作「西行日記」，曾發表於報端，或早知此行耳……(下略)

這就是瑞妙法師給我的信，她是一個前途希望很大的比丘尼，我和她認識，其中有一段善緣：去年四月我去菲律賓迎接衛生，同時搜集材料，寫碧瑤之戀，在馬尼拉只有短短的四十八小時停留；然而在我的腦子裡，一刻也沒有忘記去寺中禮佛，說來異常有趣，我有一位交情廿六年的朋友汪海瀾女士，

她信的是天主教；却最崇拜佛祖，也喜歡和比丘尼做朋友，曾有一段短時期，她在寶藏寺養病，與該寺福姑，瑞妙幾位法師認識，從此成了好朋友，當我詢問：「馬尼拉有沒有中國寺廟」時，她馬上領我去寶藏寺，瑞妙法師，就是那時認識的；以後我們不斷通信，真想不到她這次有福去尼泊爾參禮聖地，太使人羨慕了！我也曾多次夢想着去朝聖，不知將來有一天，能够實現否？

我把菩提葉和佛像，恭恭敬敬地捧在手心中，仔細端詳了很久，佛像不知是用象牙還是其他骨頭做的，在一塊圓形的面積上，刻着佛陀在打坐：兩手合十，雙目微閉，嘴角露出笑容，又莊嚴又和藹；象的刻工也很細微：嘴唇張開，鼻子上上翹，小小的尾巴垂在右腳邊，美麗極了。

記得是二十多年前，朋友送我兩片菩提葉，一片上面還繪着觀音聖像，至今夾在我的日記裡；這一片，我更要好好保存，這是佛陀成道的樹，也是全世界無數萬萬信徒最嚮往最崇拜的佛陀偉大的精神！——沒有他當時苦修的精神，怎能超度受苦受難的眾生呢？

最後在信封裡面發現的，是瑞妙法師攝於尼泊爾世界佛教聯誼會會場的相，我只顧欣賞這些名貴，不容易得到的紀念品，而忘記了旁邊還有一大堆信待我去拆閱，許多的友情，待我去領略去享受。窗外仍然在下着毛毛雨；可是我的心再也沒有絲毫煩悶的感覺了

好了！並且說我和香姑是天作地合，郎才女貌！而且，瀏河是我的天下，他正在危急之中……」

未等他說完，長福推翻了桌子，震耳欲聾的怪叫起：「王八蛋的，何三，你要老子當烏龜！媽的！我跟你拼吧！他抱何三爺用力一丟，或許是他過度的急憤，用力太猛了，何三爺冷不防的被丟到地上，長福騎上了他，老拳不停的狂打他的頭：

「你這個混蛋！十個鬼生下的，不看你長得豬八戒，一臉惡相，見女人就現出原形，動腦筋動到香姑的身上了！媽的，摔死你！摔死你！我的太太你敢侮辱！媽的！摔死你！」

何三爺在地上強力掙扎，口中還說：「你吃醉了不成！怎麼連禮貌都不懂！呀！你真打！呀！還打！我不是好欺侮的……」

大賁走進來，見到這情形，立刻拉住長福：「慢慢講，自己人！都是自己人！」

「什麼自己人？他是最大混蛋！」

何三爺從地上爬起，舉起酒杯照着長福的頭擊去，正擊在鼻樑上：「你個小子，一點理都不講？竟敢對我這樣？看我的厲害啊！」

何三爺抓住長福，長福也抓住何三爺，他們在房樓下，展開激鬪……

江水潮浪像是在咆哮助威！不！它是在狂笑！

樓上，仰臥在臺子上的趙中天，口中正呼喚着香姑，他的聲響和這時香姑的呼喚聲相同，都在喉嚨中打轉，沒有人聽見。他想翻身，可是，幾次都失敗了，連舉胳膊，抬腳的力都沒有。

何三與長福打得正兇……